

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还是个酷爱诗歌创作的毛头小子。我所在的辽宁省朝阳市文化单位组织了一次文学创作笔会,我被邀请参加。在这次笔会上,我写了一组以秋天为题材的诗歌,被会议的组织者看好,他鼓励我大胆地投稿。

“投给哪家报刊呢?”我问。

“这些报纸都有文艺副刊,可以试试嘛!”组织者指着会议室里的《人民日报》《辽宁日报》笑着说。

后来这位组织者也没有想到,他只是随口说的一句话,竟然让不知天高地厚的我,把自己最满意的五首小诗,越过省报,真的寄给了国家级的大报《人民日报》。更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,1981年11月17日的《人民日报》在文艺副刊上居然发表了三首。这三首诗的题目是《枫叶》《果树》和《大雁》。

能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诗歌,这在我当时的朋友圈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,更是给了我极大的鼓励。稿费到手后,我请身边的文友去饭店吃了一顿,然后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。

北方的冬天很冷,每天我早早起床,裹着棉被像母鸡下蛋似的天写诗。虽然是冬季,但我思绪的兴奋仍在灿烂的金秋。我笃定曾给自己带来好运的秋天,必然还会带来丰硕的果实。在一个角落里悄悄地等着我,给我带来意外的惊喜。

所以,我的灵感便赖在秋天里不动。那一阶段,我一口气写了数十首与秋天有关的诗歌,其中就有一首《采树种》。

写好后,我拿给身边的朋友看。他说:“你写的这个诗,有点像歌词,朗朗上口,想象力也不错。”我说:“那就改成歌词不好吗?”他笑了笑,未置可否。

说干就干,我一边嘴里哼着自己胡乱编的曲子,一边把那首诗歌《采树种》按照歌词的形式修改出来了。

在一个窗外飘着大雪的上午,我给几个爱好写作的朋友大声朗诵着自己写的歌词。为了增加艺术感染力,我一边朗诵还一边手舞足蹈地加了一些动作,每到段落的结尾处,我还夸张地哼着自己随意谱写的曲子,仿佛这首歌词已经被插上了旋律的翅膀。

晨风吹来了灿烂的黎明,
小路摇醒了大山的梦想。
鲜艳的红领巾在林中飘荡,
那就是早晨绚丽的彩虹。
采树种,采树种呀
沐浴着阳光,
手提着竹篮,
采一路朝霞,
采一路歌声。

白云擦亮了蓝色的天空,

小溪笑睁着明媚的眼睛。
一粒粒树种向我们微笑,
跟我们走下高山峻岭。
采树种,采树种呀,
把我们的心儿,
和树种在一起,
献给祖国绿色的黎明。

《采树种》的稿子写完了,当然不能只停留在自己嘴巴的演唱上,我要找一个能发表歌词的刊物投出去。我查到当时有两个刊物刊发歌词,一是北京的《词刊》,另一个叫《儿童音乐》。北京的这本《词刊》

上发表。”

那时候,我还不会使用电脑上的排版技术,只能在一张白纸上用钢笔、格尺,手抄下这首歌,报社拍了张照片就发表了。

全国音乐课本选了我的歌词,出版社怎么没有提前通知我一声呢?我想给编课本的人民音乐出版社写信问问,又觉得写信太慢,还是打电话快。我便跑到单位给北京打电话,出版社倒是很客气,询问了一下情况后,说了句感谢支持,之后会寄样书给我。在挂断电话前,我鼓足勇气问了句:“有稿费吗?”得到回答:“按现行国家对教材的使用规定,暂时不付作者稿费。”

但是没过多久,他们说的“暂时”就过去了,后来,他们将稿费转给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著作权协会,协会还给我办了一张卡,只要有音乐作品发表,钱会直接打进卡里。

还有一个与这首歌词有关的小故事。本世纪初的一天,我参加辽宁省本溪市一所小学文学社举办的讲课活动,学校的音乐老师很热情,把我领到她的教室里,一阵掌声后,开始对学生做介绍。

“咱们现在学的《采树种》这首歌,就是董恒波老师作词的,我和同学们讲,董老师写这首歌词时,应该正是秋光灿烂的季节,他领着同学们一起挎着篮子采了好多的树种,然后,他望着明媚的蓝天,激动地写下了这首歌词。”

看着音乐老师阳光般的笑脸,我回想起当年创作这首歌词时的情景:寒冷的冬天,我趴在被窝里,一字一句地写词儿……

然而,我只是面带笑意地朝着音乐老师点头致谢,之后全班同学在音乐老师的带领下,开始齐唱这首歌。孩子们唱得很投入,声音洪亮,我悄悄地转过身去,抹了抹眼角的泪水。

岁月蹉跎,很多美好的回忆,都被慢慢冲淡了。如今近古稀的我,老夫聊发少年狂,也开始玩起抖音。偶尔乱翻,竟又听到了《采树种》熟悉的旋律。不知是哪位网友发的,下面有不少评论,其中有人写“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”“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学”等等,一时间让我泪眼蒙眬。

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前些天,山东省一位名叫张涛的设计师,被这首《采树种》唤起了共鸣,他通过微信和我说:“请董老师写一下这首歌的创作情况吧,我想通过百度百科重新完善一下,让查资料的人都能方便地查到这么一首好的歌词,记住这首歌!”

我没有见过这位张姓的朋友,猜想他应该和我女儿是同龄人。

忽然想到,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灵动的音符,只要你对生活充满了爱,你拥有的岁月,就是一曲永不落幕的乐章。

刊后来刊发过我的很多歌词,但我不记得有没有这首《采树种》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,我偶然看到一则上海市征集少儿歌词的消息——上海市举行名为“布谷鸟”的少儿音乐会,面向全国征集优秀歌词。我找了个信封,贴了邮票,将《采树种》寄了出去。

稿子虽投了出去,但没有抱多大的希望,自己觉得不错的稿子,石沉大海、杳无音信,这对写作者来说太正常了。

但命运之光还是照在了我的头上,这首《采树种》被上海的“布谷鸟”少儿音乐会选中,随后我便收到了他们寄给我的,带有作曲家苏永进谱曲的乐谱。我激动了好一阵子,还抱着手风琴自拉自唱,自陶醉长达一个小时,之后就把这件事抛诸脑后了。

转眼时间到了1995年。

那天,上五年级的女儿放学回家,对我说:“我们今天上音乐课,学唱的是《采树种》,音乐老师说,这首歌词作者叫董恒波。爸爸,这是你写的吗,不会是重名吧?”

我拿过小学音乐课本一看,像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老朋友,“孩子,这就是我写的,不是重名!”我不知道女儿第二天上学是不是在老师和同学面前炫耀了,反正我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当地报社的编辑朋友,激动地告诉他:“我的歌词入选音乐课本了,是全国统一教材。”报社的朋友很给面子,当场表示:“可以发一个消息,最好把带谱子的歌词也弄一份,一起在报

地拨通了120急救电话。

救护车和儿子、儿媳几乎同时赶到。叶阿姨帮忙搀扶着董奶奶上了担架。随后,救护车疾驶而去。董奶奶被医院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,进行了支架植入手术治疗,一周后,平安出院。

董奶奶刚出院那段时间,叶阿姨每天去看望她,隔三岔五带上亲手做的可口饭菜,问她需要什么也帮忙买回来,并带着东东和外孙子一起玩。董奶奶对家人说,她现在好好地,多亏了叶阿姨。

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,花园里充满浓浓的春的气息,几株桃花开得正艳。正在与老人们说笑的叶阿姨,此时手机忽然响了,是孙女打来的:“奶奶!我爷爷被摩托车撞了,现在在医院呢……”孙女带着哭腔说。叶阿姨听后,脑子顿时“嗡”的一下,手有些颤抖。

“你爷爷现在怎么样?”叶阿姨急切地问。

“爷爷脸上都是血……”孙女说着,呜呜哭了起来。“好孩子别哭,你告诉你爸妈,奶奶今天就回去。”

叶阿姨就要给女儿打电话,突然间,手又停下了。她想起女儿昨晚跟她说,今天有两台手术。她又想给女婿打,也犹豫起来,女婿连续三天没回家了,女儿说,他们公司研发的项目正在测试检验阶段。

叶阿姨一时想不出办法来,站在那儿焦灼不安。

董奶奶看出叶阿姨不大对劲儿,走过来问道:“有事啊?”叶阿姨如实说了出来。

“赶快回去收拾一下吧,我给儿子打个电话让他送你去车站。阳阳放我这儿,你就放心吧!”董奶奶催促道。

“照看两个孩子,我担心您的身体……”

“我现在身体不好好的吗?”董奶奶边说边用一只手轻拍一下胸前,“你就放心吧!”

半个月后,叶阿姨老伴儿出院了,只是受了些皮外伤。事故经两家协商圆满解决。安置妥老伴儿后,叶阿姨匆匆赶了回来。经过小花园,听到有人大声跟她打招呼:“叶阿姨,回来啦!”

“嗯。”她笑着回应道。

只见东东领着阳阳,正朝她欢快地跑来,董奶奶紧跟在后面:“慢点,慢点,别摔着。”

叶阿姨加快脚步,迎了上去。

在新疆,春的脚步总是姗姗来迟,当别处早已是草长莺飞、繁花似锦时,新疆的大地还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着。新疆初春的雪,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,它是冬的余韵,也是春的序曲。

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洒在雪地上,整个世界都被染成了淡淡的金色。雪,像是大地的一件洁白的羽衣,纯净而又神圣。在阳光的照耀下,雪面上闪烁着细碎的光芒,如同无数颗钻石在闪耀。远处的山峦,被雪勾勒出柔和的线条,与蓝天相映成趣。

走进那片雪的世界,脚下发

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捧起一把雪,它是那样细腻,凉凉的触感从指尖传来,瞬间驱散了心头的燥热。雪在手中慢慢融化,化作一汪清澈的水。

新疆初春的雪,并不像冬雪那样凛冽和厚重,也不像冬雪那样急于将大地掩埋,而是以一种优雅的姿态,慢慢地融入这片土地,滋润着

之前没去过葫芦岛,一次参加作家活动,有幸邂逅了葫芦岛,竟然丝毫没有陌生之感。这座海滨之城用它独有的温暖、亲切和美丽,在我毫无防备时,悄然叩开了我的心扉。

在葫芦岛,最惬意的是在沙滩上漫步,让海浪轻抚双脚,感受着那清凉而又温柔的触感。如果躺在沙滩上,闭上眼睛,倾听海浪时而轻柔、时而澎湃的声音,就好似倾听大海讲述的神秘故事,让人沉浸在一种奇妙的氛围之中,忘却了时间的流逝。

当夜幕降临,繁星点点,大海在月光之下显得格外宁静而神秘。海面上波光粼粼,那是月光与星光在海面上的倒影,仿佛无数颗星星在大海里闪烁。远处的灯塔发出微弱的光芒,为夜晚的航船指引着方向。我静静地坐在沙滩上,望着这片浩瀚的海洋,心中涌起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。大海是如此的辽阔,如此的深邃,它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和奥秘,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微不足道。在这宁静的夜晚,我仿佛能听到大海的心跳,感受到它那深沉而又博大的胸怀,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,只剩下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

还有一个与这首歌词有关的小故事。本世纪初的一天,我参加辽宁省本溪市一所小学文学社举办的讲课活动,学校的音乐老师很热情,把我领到她的教室里,一阵掌声后,开始对学生做介绍。

“咱们现在学的《采树种》这首歌,就是董恒波老师作词的,我和同学们讲,董老师写这首歌词时,应该正是秋光灿烂的季节,他领着同学们一起挎着篮子采了好多的树种,然后,他望着明媚的蓝天,激动地写下了这首歌词。”

看着音乐老师阳光般的笑脸,我回想起当年创作这首歌词时的情景:寒冷的冬天,我趴在被窝里,一字一句地写词儿……

然而,我只是面带笑意地朝着音乐老师点头致谢,之后全班同学在音乐老师的带领下,开始齐唱这首歌。孩子们唱得很投入,声音洪亮,我悄悄地转过身去,抹了抹眼角的泪水。

岁月蹉跎,很多美好的回忆,都被慢慢冲淡了。如今近古稀的我,老夫聊发少年狂,也开始玩起抖音。偶尔乱翻,竟又听到了《采树种》熟悉的旋律。不知是哪位网友发的,下面有不少评论,其中有人写“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”“我仿佛又回到了小学”等等,一时间让我泪眼蒙眬。

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前些天,山东省一位名叫张涛的设计师,被这首《采树种》唤起了共鸣,他通过微信和我说:“请董老师写一下这首歌的创作情况吧,我想通过百度百科重新完善一下,让查资料的人都能方便地查到这么一首好的歌词,记住这首歌!”

我没有见过这位张姓的朋友,猜想他应该和我女儿是同龄人。

忽然想到,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灵动的音符,只要你对生活充满了爱,你拥有的岁月,就是一曲永不落幕的乐章。

在山顶游览时,遇到一位老者,他是当地的居民,经常来首山爬山锻炼。他热情地向我介绍着首山的历史和文化,还告诉我许多关于这座山的传说和故事。在他的讲述中,我对首山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,也更加感受到了这座山的魅力。与老者告别后,我

坐在山顶的一块石头上,静静地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。望着眼前的美景,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情,这座山峦,不仅让我领略到了它的壮丽风光,更让我感受到了它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,它就像一部无言的史书,等待着人们去解读和探索。

在葫芦岛,地处辽东湾西岸的兴城古城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,散发着独特的魅力,让人沉醉其中,难以忘怀。我站在兴城古城的城门前,立时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。高大的城门巍峨耸立,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巨人,静静地履行着守护这座古老城池的职责。城门上的城楼飞檐斗拱、雕梁画栋,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金碧辉煌、气势恢宏。

走进城门,脚下是古老的青石板路,每一块石板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,它们相互交错,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。

沿着青石板路向前走,古城的街道两旁是一排排古色古香的建筑,它们大多是明清时期的风格,青砖灰瓦、木质门窗,古朴而典雅。这些建筑错落有致,有的是传统的四合院,有的是临街的商铺,虽然历经风雨,但依然保存完好,让人仿佛穿越回了古代。漫步在古街,耳边不时传来商贩的叫卖声,那一声声充满生活气息的吆喝,为这座古城增添了几分烟火气。因为古城的古色古味,引来《三进山城》《远东阴谋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等多部影视剧的剧组来此取景拍摄。

古城的中心,是一座雄伟壮观的钟鼓楼。它凌空飞架,与四座城门箭楼遥相呼应,构成了古城独特的景观。钟鼓楼的建筑风格独特,造型精美,楼内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和一面牛皮大鼓,据说在古代,它们是用来报时和传递信息的。我登上钟鼓楼,俯瞰整个古城,只见街道纵横交错,房屋鳞次栉比,古色古香的景象尽收眼底。兴城古城不仅建筑风貌独特,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。它始建于明宣德三年,是中国十佳古城之一,与西安古城、荆州古城和山西平遥古城同被列为国保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城。这座古城曾经是兵家必争之地,见证了明清时期的战争风云。明朝启七年,袁崇焕凭借坚固的城墙和红衣大炮,以不足两万人的军队打败了努尔哈赤十三万大军,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“宁远大捷”;明天启七年,皇太极又率十万大军攻打宁远,结果再次被袁崇焕打败,史称“宁锦大捷”。袁崇焕无疑是历史长河中悲壮的传奇人物。他于明朝风雨飘摇之际挺身而出,以卓越的军事谋略,赢得两次大捷,令强敌闻风丧胆,力挽狂澜于既倒,其一心报国的满腔忠诚可昭日月。然而,他却遭奸佞陷害,背负莫须有之罪名,含冤受磔刑而死。百姓受蒙蔽,亦对其误解。这般结局,怎不让人痛心疾首!袁崇焕虽身死,但其精神不朽,他的故事是历史悲歌,更彰显了正义与忠诚在困境中不屈的力量。这些历史事件,为兴城古城增添了浓厚的传奇色彩。

兴城古城不仅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,更是一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城市。在这里,可以感受历史与现代的交融,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碰撞。它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,每一页都记载着岁月的痕迹,又像一曲悠扬的乐章,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生活的旋律。

真心期待着能再次走进葫芦岛,再次感受它的拥抱,再次漫步在海边,让海风轻拂脸庞,听海浪诉说古老的故事;再次攀登首山,俯瞰山海相依的壮丽景色,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;再次走进兴城古城,在古街古巷里穿梭,品味深沉的历史韵味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困难,但我从没想过放弃。可命运却和齐哥开了一个玩笑。一次搬砖时,齐哥不慎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,虽然伤势不太严重,却把他丢在县城待下去的梦想和信心一起摧毁了,他最终决定回乡下老家。

临走前他来找我,眼神里满是失落:“我准备回老家了。”齐哥的声音有些低沉。我问道:“为啥啊,你的伤不是好了吗?”他说:“不为啥,反正我不想在县城待下去了。”

3

齐哥回到乡下老家后,开始一心一意地种起地来。不管春夏秋冬,他都早起晚归地在地里干活。在他的辛勤劳动下,地里的庄稼长得越来越好。有一天,我回乡下来看齐哥,他正在地里干活,我看到地里种了很多蔬菜,莴笋、白菜、南瓜、丝瓜、土豆样样都有,他高兴地指着那些蔬菜说:“你可别小看这些菜,我靠这些菜供我儿子上大学呢。现在村里通了公交车,去镇上卖菜很方便,我每天挑菜去镇上半天就卖完了,卖菜的收入并不比我在县城那建筑工地干活挣的钱少。”

渐渐地,住在老院子里的人家几乎都搬出去了,只剩齐哥一家人了。他们在外打工或经商致富后,不是新买了房子,就是在离老院子不远的公路边修起了小洋楼。以前老院子里的四合院不见了,只留下齐哥那几间老房子。齐哥见我回来了,笑着说:“我早就有预感,你这几天要回来,因为我天天念叨你,终于把你念回来了。”我说:“那你知道我要回来,给我准备了些啥好吃的?”齐哥说:“吃鱼吧,我鱼塘里的鱼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”我说:“你又承包鱼塘了?”齐哥笑了笑道:“是啊,去年承包的。”

齐哥在屋里做饭,我便去院子里转转。春天的老院子格外美丽,院里的杏树、桃树、李子树都开花了,十分鲜艳,一朵朵、一簇簇五颜六色的花,像是天边飘落的云霞,花瓣随风飘落在老院子里。老院子在浓浓的春意里,看起来十分宁静美丽。不一会儿,齐哥把饭和鱼煮好了,我俩就把桌子搬在院坝里,边喝酒,边聊过去的事情,越聊越兴奋,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美好时光。

吃完晚饭,齐哥拿出竹笛说:“我很久没吹这个了,今晚高兴,吹几曲给你听。”随后,齐哥吹起竹笛来,他吹了一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,接着又吹了一曲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……在悠扬的竹笛声中,老院子的春天显得格外温馨美好。

《采树种》的故事